



陈 炯 王东亮编

马振骋译

Marguerite

DURAS

杜拉斯选集

1

如歌的中板
毁灭,她说
卡车

毁灭,她说

作家出版社

4



第 1 卷 第 1 期

第 1 卷 第 1 期

第 1 卷 第 1 期

第 1 卷 第 1 期

第 1 卷 第 1 期

1

第 1 卷 第 1 期

第 1 卷 第 1 期



毁灭·绝唱

第 1 卷 第 1 期

(京权)图字: 01-98-048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毁灭,她说/(法)杜拉斯著;马振骋译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1999. 10

(杜拉斯选集)

ISBN 7-5063-1768-0

I. 毁… II. ①杜…②马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法国-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61973号

毁灭,她说

作者: 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编者: 陈 炯 王东亮

译者: 马振骋

责任编辑: 张水舟

装帧设计: 陈 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40千

印张: 7.75

插页: 1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1999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1768-0/I·1756

定价: 12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陈 炯 王东亮 编

毁灭，她说

杜拉斯选集 1

如歌的中板 毁灭，她说 卡车

马振骋 译

作家出版社

毁灭，她说

MARGUERITE DURAS
MODERATO CANTABILE
DÉTRUIRE DIT-ELLE
LE CAMION

Copyright © 1958, 1969, 1977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
© 1999 pour la traduction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根据午夜出版社 1958、1969、1977 年法文版译出并获中文版授权

目 次

如歌的中板 (1958)	(7)
毁灭, 她说 (1969)	(91)
卡车 (1977)	(191)

如歌的中板

马振骋 译

MARGUERITE DURAS

MODERATO CANTABILE

给 G. J.

I

——你的琴谱上面写了什么，你可以念一下吗？女教师问。

——如歌的行板，孩子说。

女教师听完这声回答，用铅笔在琴键上敲了一下。孩子依然呆着不动，头朝向他的琴谱。

——如歌的行板，是什么意思？

——我不知道。

离那里三米远的位子，坐着一个女人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——如歌的行板，你肯定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女教师又说。

孩子没有回答。女教师又在琴键上用铅笔敲，同时无可奈何地低声一吁。孩子连眼睫毛也不眨。女教师转过身。

——戴巴莱斯特太太，您的孩子真倔。她说。

安娜·戴巴莱斯特又叹了一口气。

——可不是么，她说。

孩子一动不动，低下眼睛，一个人在想天刚才黑了下來。他身子发颤。

——这意思我上次跟你说过，我上上次也跟你说过，我跟你说过一百次啦，你肯定还不知道？孩子觉得还是不声不响的好。女教师又对面前这个木头人看了一眼。她怒火中烧。

——这又要来了，安娜·戴巴莱斯特悄声说。

——其实是，女教师继续说，其实是你不愿意说。

安娜·戴巴莱斯特也对孩子从头到脚看了一眼，但是意思跟女教师不一样。

——你马上给我说，女教师喊了起来。

孩子一点不表示惊讶。他还是不回答。女教师于是第三次敲琴键，用力过猛，把铅笔也折断了。就落在孩子的手边。这双手微微张开，浑圆的，还带乳白色。合上以后再也不动了。

——这孩子难弄，安娜·戴巴莱斯特鼓起勇气说时还是有点儿胆怯。

孩子朝这个声音，朝她转过头去，很快，只要看清她在那里就行，然后他又面对着琴谱恢复木头人的样子。两只手还是紧紧握着。

——他难弄不难弄我不想知道，戴巴莱斯特太太，女教师说。不管难弄不难弄，他应该听话，不然怎么。接着

这句话，海潮声从敞开的窗户涌入室内，随着海潮声还有较弱的城市喧嚣声——正是这年春天的午后热闹时刻。

——最后一次。你肯定你不知道？

一艘快艇在敞开的窗户前驰过。当快艇穿行在他的血管里时，孩子转向他的琴谱身子微微一动，这只有母亲一人知道。全城都听到发动机发闷的呼隆声。游艇还是不多见的。满天空都染上了日落黄昏时的红光。有的孩子东张西望，站在滨海道上瞧热闹。

——肯定，真的，最后一次，你肯定？

快艇又经过窗前。

女教师对他那么顽固也感到吃惊。本来她做个手势就可以叫孩子说话的，而今他却不把她放在眼里，她的怒气也消了下来，她陷入绝望，突然看到自己一番心血全都白费。

——怎么会干上这一行，这一行，她唉声叹气说。

安娜·戴巴莱斯特没有接话，但是头俯了下来，好似有所同感。

快艇终于停止在敞开的窗户前穿越，在孩子的静默中，海潮声升起，漫无边际。

——行板？

孩子张开手，往下移动，慢慢挠腿肚子。他的动作自然随意，女教师可能也认为是无可指摘的。

——我不知道，他挠过以后说。

夕阳的色彩一下子变得那么丰富明亮，孩子的一头金

发也显得淡了下来。

——这不难懂，女教师说话平静了一点。

她擤鼻子擤了很久。

——我的孩子就是怪，安娜·戴巴莱斯特说话口气还很高兴，我生了个那么怪的孩子，他就是这么倔头倔脑地来了，怎么一回事啊……

女教师觉得没必要去指出她还那么骄傲。

——这就是说，她神情沮丧地对孩子说，这就是说中速和像唱歌似的，说了有一百遍了。

——中速，像唱歌似的，小孩照着说，一副走神的样子。

女教师转过身。

——有治没治！

——可怕，安娜·戴巴莱斯特一边笑一边承认，像山羊那样死不听话，可怕。

——再说一遍，女教师说。

孩子没有再说。

——我说了，再说一遍。

孩子还是没有动一动。他顽固地保持沉默，海潮声又可以听到。晚霞在完全消失以前反而更亮了。

——我不要学钢琴，孩子说。

从公寓楼下的街道，响起一声女人的尖叫。持久不断，愈叫愈响，把海潮声也盖过了。然后嘎的停住。

——这怎么回事？孩子大声说。